

范咏戈

一部关于战争灵魂的诗意图长篇

—重读长篇小说《第二个太阳》



刘白羽(1916~2005),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大中文系,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。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,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。长篇小说《第二个太阳》获第三茅盾文学奖,长篇回忆录《心灵历程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。



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
www.chinawriter.com.cn
本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

茅盾文学奖
获奖作家研究

张昆华

冯牧与刘白羽

1951年7月,新中国诞生后的一年多,身为初中生的瘦小的我终于盼来机缘,由家乡镇沅县中学公函推荐,又经县委会核准盖印,得以如愿参军,并从此开启了我的军旅文学生涯。

1954年春,我在勐海驻军116团工作期间,宣传干事曾给热爱文学的我推荐了一本《刘白羽战地通讯选集》,那本书上有冯牧先生来部队讲课时的签名。

那个年代的战地通讯,除了具有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所具有的新闻性、真实性,同时还具有动人感情的文学性。刘白羽和冯牧在投身战场之前就已经是作家、评论家了。他们所写的战地通讯自然有别于某些新闻记者所写的消息报道,让人觉得好读、爱读,并且容易记住。这就是我从未见过的、通过阅读战地通讯而认识的刘白羽和冯牧。

刘白羽先生1916年9月出生于北京,冯牧比他小3岁,1919年2月在北京出生。他们成长于北京的历史文化环境中,虽未相遇相识,但却都向往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。1938年春,刘白羽到达延安,于年底加入共产党,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。冯牧则于1938年5月中旬离京,经冀中抗日根据地辗转数月才到延安,12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结业后于1939年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,1941年毕业便到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,两年后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当兵一年,1944年调入党中央办的《解放日报》,在丁玲领导的副刊部任文艺编辑。同年,刘白羽从延安调至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副刊部任职。对照以上

我在开国之初,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、泥泞暴雨中归来,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,就无法控制,一挥而就,写了中篇小说《火光在前》,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十月一日,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的钟声。

1985年,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《第二个太阳》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、诗意图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,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,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。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他即在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《火光在前》,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。他曾这样谈到:“《火光在前》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

个宏大壮丽的主题,表明了作家意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争取新生、实现跨世纪伟大进步的大书。

那是经过夏季火焰般熬炼之后,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、美丽的早晨。

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,不能不看它对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。同样,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是否拥有优势,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。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创作思想将这些素材阐明,而是让其以一种不成熟的、没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,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义。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赋予他的素材以一种生气贯注的激情。在《第二个太阳》中,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开阔视野和思想高点。它的素材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、“活生生的形式”呈现于读者面前的。

其一,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革命胜利原因的正确评价。《第二个太阳》叙述的是一支以秦震为首的兵团部队南下武汉、湖南的进程,时间跨度仅几个月。但是作者没有单纯写这支队伍的行军打仗,其间穿插了大革命、中央苏区、长征以及延安、东北解放战争等几个人民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。这恐怕不仅仅是作者出于节省篇幅的一种构思上的考虑,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: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,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。在一部带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小说中,惟其对历史进程作出最广阔和集中的概括,才能使“这一段”历史符合生活真实。

正是这种对人民、历史、战争、胜利的整体思考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结构。小说以秦震率领的南下部队为主线,大革命的先驱、武汉工人运动、我党白区工作战线、沿线的铁路工人等几条线索紧紧扭结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有机网络,从而保障了作品能从最广阔的面上对历史作出概括。

其二,整部作品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。作者说:“生活深深打入了我心灵的,不是它的表面现象,而常常是透过形象而含蓄其中的一种饱满的深情,它们或者是清新的,或者是雄伟的,但没有生活的感染,没有内心激情的反映,就不可能触发创作的灵感,开始进入创作。我们不能忘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广义的诗,而这经常是来自我们奔腾的生活急流中那无限深厚的诗。”(《关于<火光在前>的一点回忆》)在《第二个太阳》中,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,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,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这里,题解一下书名也许是需要的:700多年前,一个诞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《神曲》中记叙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壮丽景象时这样写道:“突然间,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,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。”刘白羽在他的长篇《第二个太阳》中引用这位被恩格斯称为“中世纪的最后一诗人,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伟大人物”的这句话作为卷首语,以表达他对新中国新时代到来的歌颂和欣喜之情,同时也表明了作家在这部书里所选定的是一

活中,不断感受、不断酝酿着的诗。……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;我们现实中的英雄,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,而升起胜利的火焰。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,一个早晨,我确定了《火光在前》这部小说的主题。”(《政治委员前记》)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,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,萌生了“再写一部”的创作冲动。《第二个太阳》也可以视作《火光在前》的“续篇”。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将这两部作品排在一起。《第二个太阳》正是一部为激情所燃烧的、厚积薄发的作品,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信仰与革命情怀。恰如作家所述:“这个战斗的集体改变了我,影响了我的世界,道德标准,美的原则……以至我的性格。反正火药与战火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,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。”(《关于<火光在前>的一点回忆》)在《第二个太阳》中,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,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,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。